

心灵考古

新中国人精神档案

李小江 著



世纪文庫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心灵考古

——中国人精神家园

李锐 著





心灵考古

新中国人精神档案

李小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考古:新中国人精神档案/李小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546-9

I. ①心…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②电影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7
②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3773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张玉贞
装帧设计 赵瑾



心灵考古——新中国人精神档案
李小江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字数 240,000
插页 1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546-9/I·1302
定价 35.00 元

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①

——木心

小说比经史更能反映中国精神。^②

——李零

① 木心:《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6页。

② 李零:《寰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和美国观》,香港桑尼研究公司《参阅文稿》No.2012~18。

前言

在心灵现场为新中国人招魂

——发掘“批评/诠释”的史学功能

目极千里兮，伤心悲。

魂兮归来，哀江南。

——屈原：《招魂》

考古学者王迅说：“考古就是招魂。”^①

考古属于史学，在“实”的基础上探寻历史之真。魂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考古学家用“招魂”界定一门实在的学问，旨在还魂于历史研究，为逝去的岁月注入当下精神，起死回生。

我在招魂的意义上做“心灵考古”。

“魂”的内涵是精神，其依托是心灵，其表现是思想。在人类生存史上，思想始终在场，它是事件的起源和历史的最终归宿，也是史学成为学问的精神支柱。思想和精神一类有关心灵的人类活动，不以实物存世，惟以文字或文学艺术为主要载体，传承有序，绵续至今。不同于

^① 王迅(北京大学考古系)：《解密中国帝陵密码》(凤凰TV“世纪大讲堂”2010年9月18日)。

传统记史方式,艺术戏说中可以包藏严肃的思想,于难言的处境或言论控制环境中顽强地承载着“高贵的人类精神”[别尔嘉耶夫语]。批评因此可能担负起史学责任,把文艺作品当作发掘人类精神活动的现场,从文本细部深入心灵,在看似“虚”的文字中挖掘精神遗产,为思想揭蔽——“心灵考古”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立,它的核心就是招魂。

招魂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化形式,^①引申到学术领域,与李泽厚和刘再复倡导的“归回古典”是一个意思。^②它以还原历史的方式召唤凤凰涅槃,将“精卫填海”的意志转化为汲海反哺的具体行动,借历史资源为现代社会日渐干涸的心灵之泉注入活水。在当今人类疯狂追逐财富日益远离自然的向死路上,招魂是一件徒劳却不可不为之壮举:唐吉珂德们前赴后继,以纸糊堤坝抵御现代化滚滚洪流,竭尽全力,为所有“仰望星空”[王尔德语]依赖精神而存活于世的“高贵心灵”[尼采语]保存“一小片晴空”[北岛语]做最后的抗争。

写作此书于我的学术生涯是一个小插曲。

2008年《后寓言》^③结稿后,我即全心投入一项蓄谋长久的工作: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蓝本做“文学考古”。^④分神插出这花絮,是因为隐隐听到了历史招魂的声音又巧遇几部承载着时代魂魄的作品,随即放下巴尔扎克,走出19世纪法国回到当代中国,尝试用刚到手的方法分析手边文字,想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接续了历史责任以及文学艺术可能以怎样的形式表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新中国人精神档案”不期而至。

以“新中国人”命名,出于对几代人生命体的尊重。他们(包括我自己)与一个时代——毛泽东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很难

① 中国民间传统活动中的招魂有两个意思:一为招死者之魂,《仪礼·士丧礼》中“复者一人”,[汉]郑玄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一为招生者之魂,《楚辞》有《招魂》篇,[汉]王逸题解其作者为宋玉:“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周代文献中对“招魂”仪式即有记载。

② 参阅台海网(www.taihainet.com, 2010/6/13);《寂寞先知李泽厚》,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③ 《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此书2013年修订后又以《后乌托邦批判:〈狼图腾〉深度诠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 这项研究全名为《文学考古:“人间喜剧”的史学阐释》,写作此文时尚未完成。

用年表断代方式体现出来。这几代人有着与巴尔扎克极为相似的“时代阅历”^①，却没有他那样可以自由表述的话语空间；许多人也怀有“写历史”的抱负，却极其缺乏说真话的社会平台。强制性的集体遗忘强化了作家记录历史的愿望，失语的民族意识成为作家书写历史的内在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率真的批评在公共空间几乎消失殆尽，“私人生活”跃上前台，伴随着觊觎阴私的市场经济，与切割历史催生遗忘的权力操手同流合污。一时间，文学艺术偏离了真与善的审美方向，寓言式写作成为思想和精神赖以存活的藏身之地。二十多年来，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杂耍般的戏谑文字吞吐着严肃的社会话题，貌似宏大的历史叙事网罗了“一地鸡毛”[刘震云语]。“政治的写作”和“小说的写作”[罗兰·巴特语]混杂一起，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工具。^②它们通常以文学(而非文献)的形式出现，将文字(而非言论)当作搁置心灵、存放理想、自我展示或展示真相的舞台，把政治抗议的严峻姿态隐含在柔性的文化身段中——这是一种无奈，却是通达历史的一条出路。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有相似体验，他说：审查制度把许多有创造力和有历史感的人逼上文学道路，“写作——或者说所有的艺术工作——是最后一个人仍然作为个体营造事业的地方”。^③多年来，在知识分子集体失声的默剧中涌动着一股书写历史诉状的暗流，从四面八方无数“拒绝合唱”[李锐语]的独行者那里出发，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民族寓言”[詹姆逊语]^④，共同绘制着类似《人间喜剧》却较之更为恢弘的历史画卷，展现了更深刻、更多元的中国社会真相——事到这里，壮烈，却不是创举，此前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及苏东解体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太多相似的案例：控诉之声弥漫在滴血的文字

① 在巴尔扎克生活的法国(1799—1850)，短短的五十年内，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亲历了拿破仑执政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及日后长达20年的社会动荡，其间有过七种政府形式(立宪会议、国民大会、执政政府、总裁政府、帝国政府、复辟政府、七月政府)。

② 此处议论针对罗兰·巴尔特的观点。可参阅[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2页。

③ 转引自[美]菲利普·罗斯《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蒋道超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④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34页。

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如此作为在这里屡见不鲜却有所不同:这里面对的不尽是当今世道,更是活在当下的“历史”。荒诞的历史剧并没有终止于控诉,反倒以更加荒唐的戏步继续坦然前行,不由人不向虚无之境质疑招魂的意义:

——为谁招魂?

——在哪里招魂?

批评因此承担着双重责任,不仅要在黑暗之地揭蔽,还要在黑格尔指示的哲学方向上追寻其“合理性”,^①深入人心以揭示人性(以及民族性)的内在品质,“将哲学的内容理解为属于活生生的精神的范围、属于原始创造的和自身产生的精神所形成的世界”^②——我以为,这是“心灵考古”的使命,也是“批评/诠释”在历史研究方向上可能获得的学术魅力。

以文记史在中国学界是正道,常使文化人趋之若鹜,如陈思和说:“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历史的地位远高于文学,以史传文的作用也远高于以文传史。”^③历史感的过分介入常常伤害艺术的审美价值,他断言:让“文学的民间叙事模式承担澄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其实是不可能的。”^④“可能”与“不能”的纠葛长久存在,如培根所表述:“当代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最困扰他们的就是如何定义‘事实’(fact)和‘真实’(truth)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论性的问题。”^⑤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历史范畴以及我们对历史之真的客观界定:

——在人类历史上,精神之在是不是“事实”?

——人的精神活动是否可以进入探寻“真相”的史学范畴?

精神是人的基本属性。

① [德]黑格尔:“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法哲学原理》序言,张企泰、范扬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页。本文在“历史之在”的意义上辨析“在”的合理因素。

②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③④ 陈思和:《〈生死疲劳〉:“历史一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当代中国文学网 2008 年 11 月 27 日。

⑤ 转引自[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从古至今,人类精神不仅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与物质形态相关却完全不同性质。精神附着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潜藏在一切人文形式里,其走向与社会、与文明、与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背离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不仅是个体生命自证的一种方式,也是自我解放以求自由的唯一载体。倘若史学只研究外在的历史事件并且只相信眼见为实,那么,戏说确实不可当真,虚构的“故事”与“事实”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倘若把精神的成长也看作一种历史过程(或认定它们已经融入历史),那么,除去文学艺术,还有什么是我们坦然驻足、持续追寻心灵之境的历史遗存呢?倘若世代人们能够不断从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汲取精神营养,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史学研究中拒绝接受这份遗产。

在分析马尔克斯的小说《独裁者的秋天》时^①,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承认:“作者所说的孤独是每个人的命运。他的论调很有说服力,他利用文学的想像手法做到了历史学家想做或应该做却做不到的事情。”^②巴尔扎克曾在“思想”层面上认定小说的历史价值:

小说家的艺术在于将自己的**思想物质化**……为了达到真实,作家使用在他们看来足以使笔下人物尽可能栩栩如生文学手法……使心灵散发出独具思想特色的芬芳。^③

亚里士多德曾谈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

①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主要作品有《百年孤独》、《艺妓回忆录》等。

②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152页。

③ [法]巴尔扎克:《幽谷百合》初版序言(1836年);《人间喜剧》卷24,第350、351页。黑体为本书作者加。

体事件。”^①马尔库塞在革新意义上对诗的史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艺术向既成形式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其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这个挑战的。^②批评/诠释的任务,就是将“美”与“真”结为一体,在虚拟的故事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它介于史和诗之间,游走在审美领域,却不对艺术品位说三道四,只求文本中隐含的思想能够直接通达历史。论说有据,事出有典,尽量让作品自己站出来说话,行文中因此会有大段原著引文(或在注释中引用资料做旁证)。它要求研究者在细读上下功夫,深入文本即深入心灵,经由“虚构”(常常是“荒诞的”或“魔幻的”)的表象走向“真/实”的精神世界,在历史与哲学的交集点上与历史哲学接轨。有关方法论问题,我在《文学考古:“人间喜剧”的史学阐释》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在我这里,人间喜剧研究是一项全景式的考古发掘,本书的写作像是一份具有实验性质提前交付的中国作业:它将文学考古与“后乌托邦批评”^③熔为一炉,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尝试跨学科的越界思维,这与全球化时代的“越界生存”方式正相吻合。

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封闭起来独“善/恶”其身。中国不例外,新衣如旧历,就要褪去了。招魂的意味因此是双重的:为死去的和即将逝去的。“书写即招魂。”[王德威语]^④书写不仅是文学创作,也包括批评。经由批评和诠释,“魂”有了回归的路径,思想才可能在更新的土壤上复活。“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绝对地死亡,都有自己的复活节。”[巴赫金语]^⑤我相信如上说法并身体力行,尝试以戏说为招幡,于“新/旧”时代交接处看人心品质和民间思想走向,力图在精神层面上展示文学艺术以及批评/诠释的史学功能。

① [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②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美学方面》,《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③ 我在《后乌托邦批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的“修正版后记”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④ 王德威:《魂兮归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

⑤ 参阅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95页。

用罗兰·巴特的话说,这是一种“乌托邦功能”:

不管文学宣称自己属于何种流派,它断然、绝对地是现实主义的:它就是现实……从古代直到先锋派的探索活动,文学都与再现某种事物有关。什么事物呢?我想直截了当地说:现实……文学的这种功能或许是反常的,但却是恰当的,它有一个名称:即**乌托邦功能**。我们在此发现了历史。^①

巴特认为,文学在“粗野的科学”之间隙中顽强地呵护着“精微的生命”,面对各种权势胁迫,它不仅是自由的退路,也是对抗权势、反抗语言弄虚作假之“唯一可做的选择”。^②今天中国,以文记史载思的方式在古老的土地上复苏,成为思想突围的特殊武器。心灵考古因此有了开阔的场地和富足的资源,只需与“写历史”的文学艺术联手,就有希望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共同揭幕。

最后想说,关于审查制度,它与自由原则背离,却是历史常态。对比严苛的和宽松的两种出版制度,穿行其间的美国作家罗斯有自己的体会:

在审查文化中,每一个人都过着双重生活——谎言和真实——文学成为生活的保存者,人们依附和墨守残留下来的真实……我在比较时说:“在那儿什么都行不通,但一切都重要;在这儿什么都行得通,但一切都不重要。”^③

禁锢的制度可能孕育深刻的思想,反抗的意志催生出自由精神。

① [法]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载《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152页。黑体为本书作者加。

② [法]罗兰·巴尔特:“这种有益的弄虚作假(trichevie),这种躲躲闪闪,这种辉煌的欺骗,使我们得以在权势之外,在语言的永久革命的光辉灿烂之中,来理解语言结构,我愿将之称作文学。”同上书,第149页。

③ [美]菲利普·罗斯:《行话:与名作家论文艺》,蒋道超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1—62页。

越是绝望悲惨的年代，思想才真的亮。^①

当然，它的前提是：永不放弃！

任何时代都不是永存的，惟有思想和自由精神永存。

面对隐匿的思想，批评家的责任是揭蔽：揭开幕布，褪下戏装，让长久隐藏在戏装中的高贵精神和金子般的思想见光。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夜多么漫长：

“她，就在那里！”[仓央嘉措语]

大连/翠竹南里·庄河/西山湖畔

2010年9月—2013年10月初稿

^① 木心：《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6页。

目录

前言:在心灵现场为新中国人招魂	
——发掘“批评/诠释”的史学功能	1

—••••• 时代影象 •••••—

1. 活着:新中国人精神品质素描	
——读余华的《活着》(1994)	3
2. 斑鸠声声:新中国人精神生存报告	
——对话宋钧及其《斑鸠》(2009)	19
3. 刁北年表:新中国人思想档案	
——读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2008)	37
4. 生死疲劳:“新/旧”人间镜像返照	
——读莫言的《生死疲劳》(2004)	63
5. 让子弹飞:“革命中国”的后革命寓言	
——看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2010)	90
6. 天高地远:“新一新中国”精神走向	
——对话“惠芬世界”及其《天高地远》(1991)	106

—••••• 精神守望 •••••—

7. 宁作我：“种”与“族”的寻踪笔记	
——对话唐翼明及其《时代与命运》(2013)	133
8. 灵山：寻向“河那边”的孤影游魂	
——读高行健的《灵山》(1989)及其他	144
9. 落日：徜徉在“广阔天地”的青春挽歌	
——对话孙立及其《远方的落日》(2012)	165
10. 狼图腾：“永不屈服”的民族复兴梦	
——对话姜戎及其《狼图腾》(2004)	177
11. 审美幻象：寻找乌托邦之“诗意的境界”	
——对话王杰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99
12. 招魂：吟唱在“现代之后”的庙堂歌谣	
——对话鲁枢元及其《陶渊明的幽灵》(2012)	227
13. 文学回忆录：超越“乡愁”的精神高地	
——读木心《文学回忆录》(1989—1994)及其散文	241
后记	261

时代影像

